

《长征组歌》、《十送红军》……这些感动人心的歌曲都反映了当年红军长征的壮举。在邓玉平的心中,长征则是一个寻找心中永恒珍宝的过程:如同散落的首符,那一个个长征经过地,英雄殉难地,串起了一首惊心动魄的歌曲,唱着这首歌,就可以瞬间回到那红色激情枪林弹雨的岁月中,回到老区去。

□通讯员 练红宁 现代快报记者 孙玉春 文/摄



邓玉平展示有200多名老红军签名的旗帜

才开始,想和父亲在梦中相遇
再后来,发现是一种精神洗礼

老红军之女 9年走了9次长征路

九走长征路,每次路线不一样

邓玉平,今年50多岁,去年刚刚退休,之前是江苏大学历史教研室主任。邓玉平出生于南京,父亲邓志云12岁就参加了红军,长征期间在红军总部二局当马夫,参加过解放南京、上海的战斗,后留在南京工作。

父亲是1991年去世的,为了缅怀父亲的足迹,邓玉平有了重

走长征路的念头,第一趟走的是父亲当年红四方面军的路线,她说想和父亲在梦中相遇。

此后,从2004年开始,除了2005年以外,邓玉平至今一共九走长征路,每一次经过的路线都不相同。

而2004年的长征路上,邓玉平就把自己累伤了,她的腿落下

了问题,此后每次她都只能靠拐杖帮忙。而九次中,第一次时遇到的危险最多,“一次是到四川通江的王坪烈士陵园,晚上当地断电,为了回县城,坐一个小伙子的摩的夜里赶了几个小时山路,半路上还遇上打劫的。一次是经过汶川,到薛城探访红军遗迹,也是单身一人傍晚坐人家小巴……”

200多位老红军在旗帜上签名

邓玉平最宝贝的东西是一面红军旗帜——那上面留下了200多名老红军的签名,都是这些年她重走长征路的见证。

全国目前幸存的老红军数量有限,邓玉平当年找到的并留下签字的,有些是绝笔,其中一个叫胡大祥的,2006年10月2日在重症监护室签了名,当天夜里就去世了。

此外,这面军旗上还有周子

昆的夫人、罗炳辉的夫人等,“红军女战士我一共找到29个。”这让邓玉平也很自豪,因为当年红军女战士一共只有2000多名,其中红二十五军只有7个,被称为“七仙女”。这些找到的老红军中,将军也有不少。但是不管是老将军,还是留在各地,甚至生活在农村的老战士,她都称他们为“红军爸爸”,对方都喊她“女儿”。

“长征太特别了,老战士们也

太特别了!”老红军的作风是什么样的,邓玉平讲了一个故事:成都一个老红军,因病只能躺着,但是听说邓玉平要来找他签字,就躺着练习,写了几十遍。

惊险的是,这面旗帜差点被人偷走。有一次在上海,她碰到有人抢东西,把小包给抢走了,可是她却不在意,因为红军旗帜和军帽等都放在大包裹,没有被抢。

7名学生被打动也重走了一次

邓玉平是老师,她重走长征路的经过都已经整理成教材,她经常在路途中或者到上海等地给年轻人上课。

“起初是讲红军的长征,后来有学生说,讲讲你自己的长征路吧,我就把自己走长征路也讲给他们听。”邓玉平说,在讲的过程中,她也不断地感悟,自己为什么喜欢长征?

“这不是一个新问题,其实长征的意义已经证明了,它不仅仅是一次征程,而且是一次精神洗礼,对经历的人固然是,对于后来人亦如是。”

邓玉平说,如果说最初的出发点是為了缅怀父亲的足迹,那么此后,弘扬、传承、感恩成了主

旋律。

欣慰的是,邓玉平发现,年轻人也能被长征所吸引和打动。上海交大的7个学生就在听了她的课后,重走了一段长征路。

邓玉平还讲了一个故事,在她的旗帜上签名的有一位上海的戴润生老人,他家里种了橘子,每到橘子成熟了就让儿子送过来,分给邓玉平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,“我们称为将军橘。”邓玉平说,每次拿到将军橘,大家都舍不得吃,都是摆着一直到橘干为止。几年前老将军去世了,但他的儿子还继续送着“将军橘”。

“为什么一直送?这是老将军的期望。”邓玉平的旗帜上,戴润生的签字是“永葆老红军本色”。



今年,她又重走草地
图片均由邓玉平提供

半年做了4次手术,老板实在拿不出钱来了 受伤面点师: 后天第5次手术怎么办

后续报道 | 和面机“咬”着面点师进了医院

吴冬在包子铺和面时,左手臂突然卷入和面机,死死卡住,流血不止,后被连人带机器送往医院抢救(详见现代快报2011年4月28日B1版)。半年里他做了4次手术,花光了家里的积蓄,还欠下外债。而欠债的不光是吴冬家,包子铺老板为了他的治疗已外债连连。两个家庭都苦不堪言,下周一,吴冬又面临手术,手术费仍未凑齐,后续的治疗还无法预计。



吴冬伤口已经长好了,但很难完全恢复到原状

【事发】
面点师连人带机被送往医院

吴冬今年23岁,是安徽滁州全椒县张罗村人。去年4月27日一早,在秦淮区大明路后江沿附近一家扬州特色包子铺里,面点师吴冬见机器里的面太稀,就用左手抓了一把干粉,可就在他往里洒时,左手被卷入和面机里,吴冬当时吓蒙了,还没来得及反应,左手已经顺着机器越卷越深,他的左胳膊顺势深陷和面机里,面对这个突发状况,吴冬吓得喊不出话来。吴冬身后看锅炉的老板发现后,赶忙拔下和面机电源,而此时吴冬左胳膊肘关节已被吞进和面机。

民警和消防队员赶到后,发现和面机螺丝拧得很紧,而且不少螺丝需要从和面机斗口内部拆卸,可遗憾的是,吴冬左手臂被卷入后,身体被紧紧拉在了和面机上,和面机斗口完全被占据,救援人员无法下手。救援人员立即将吴冬与和面机一起搬上急救车,送往附近医院。

【治疗】
半年4次手术花费11万,全靠借钱维持

当天上午7点,在南京市第一医院,消防队员轮番上阵,花了半个多小时,终于将和面机切开。随即,吴冬被送往急诊抢救室,医生进行了左肘关节离断再植手术,为他的左臂肘关节上了固定支架,经医院检查,吴冬为左臂肘关节不全离断。

但手术后还在医院观察的吴冬,伤口却出现了感染症状,医生只好对其进行第2次手术——清创手术,并对其肘关节内侧进行了植皮缝合。

两次手术做完,吴冬在医院已经住了一个月,“太贵了,实在住不起,就回老家了。”吴冬只能先回到县城医院休养。一个月后,吴冬接到医生通知,回到南京第一医院接受了第3次手术,医生把之前安置在肘关节处的固定架取了出来。到去年10月,吴冬再次来到南京接受了第4次手术,医生从他的左侧小腿处取出一段神经,移植到了他的左臂肘关节处,并把肘关节中已经坏死的骨头取出。这次手术后,吴冬彻底回到家中静养。“我没法干活,偶尔帮爸妈做点家务。”而这4次手术做下来,已经花费了11万多元,吴冬家里四处借钱负担了5万元,其余6.3万元由包子铺老板吴冬垫付。

【索赔】
闹上法院,因老板有心无力而和解

吴冬一家认为,孩子在店里



快报相关报道

工作时出了事,理应由店里负责,于是,今年1月将包子铺老板胥先生告上秦淮法院,索要11万余元的医疗费。在调查时,法官发现胥先生和吴冬两家都很困难。

胥先生的孩子还很小,辛辛苦苦干活,一个月也挣不了多少钱,结婚时的一点积蓄也全都花在吴冬治疗费上,还四处借钱,这才垫付了这6万多元医疗费。“2010年9月,我们才开了这个小包子铺,2011年4月就出了事,挣的钱全部赔了。”胥先生的孩子还等着上学,“现在连孩子上学的钱都没有。”

在法官的多次调解下,胥先生于今年7月底一次性支付吴冬医疗费5万元,待吴冬伤残等级鉴定后再协商残疾赔偿金等问题。

【窘境】
后天还有一次手术,费用还缺口

前天,吴冬从安徽老家又一次回到了南京市第一医院,住在骨科病房。这次他是一个人来的。“本来医生让我今年6月做第5次手术,可是,家里凑不到钱,就拖到了7月底。”

昨天上午,记者在医院见到了吴冬。他很瘦弱,他的左臂肘关节里外都有十分明显的大片伤疤,大臂和小臂之间明显错位。主治医生称,目前,吴冬伤口已经长好了,神经、肌肉也接上了,神经还处在恢复期,但是很难完全恢复到原状。这次手术是为吴冬植骨、做神经松解。

这次手术在下周一进行,要3万元,吴冬只交了2万元,这还是胥先生给的。主治医生说,这已经是在保证他治疗前提下,最大限度地控制了费用,“我们选用的都是国产支架,中等材料,好材料更贵。”而且,这次手术后,要看吴冬自身的恢复情况,最好的结果,他的左手可以配合右手做一些不必太过用力的事情,但如果恢复不好,需要进一步做功能重建,后续花费很难估计。

昨天,胥先生一家也来看吴冬,他也发愁,“我们已经付了8万多,实在是没钱了,钱都借遍了。”但是,胥先生说,“我们都是老乡,我会一直尽力帮他,不会不管。”

如果您愿意伸出援手,帮23岁的吴冬一把,请与现代快报96060联系。

现代快报记者 张楚洁 文/摄